一篇论文能中英文“两连发”吗

■王善勇

最近,有国外朋友问我,在中国是不是允许一篇文章用中文发表后,再翻译成英文继续在英文期刊发表。因为他们都是编辑或审稿人,在审稿检查参考文献时,发现不少中文文献的英文摘要甚至题目,都与投稿的英文稿件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他们不懂中文,特意来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首先谈谈我对中英文期刊水平的了解。

大概 20 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能在 EI 收录的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一篇中文论文都能显摆好几天,要是能在 SCI 收录的国外期刊,甚至是论文集上发表一篇英文论文那都是大神级的表现。

当时那么崇拜英语论文尤其是 SCI 论文的主要原因是,当年无论老师还是学生的英文水平或国家视野普遍比较低。所以总觉着只要是英文的就比中文的水平高。

随着国内科学界与全球的学术界逐渐融为一体,国内师生的英文写作水准也与时俱进,SCI 论文也不再神秘。

如果说此前大家的英文水平不够高,先发表中文,然后再翻译成英文投到国外期刊,鼓励国内学者走向世界舞台,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历史的原因。

那么 20 年后的今天,已国际化的中国,同样的内容还是中英文“两连发”,就会遭到质疑。因为很多中文的核心期刊都是 EI 收录,只要被收录,即使是中文论文,题目和摘要也都有英文翻译,这样就很容易被检索到。而中文翻译过后的英文也被 EI 或 SCI 收录,那么两篇雷同的内容,哪怕是一个相同的图、表,如果没有注明引用,都会被认为是学术不端,认人追悔莫及。

既然不允许中英文一稿两投,那么到底是该投中文还是英文呢?这里仍然是一个考核指挥棒的问题。毕竟很多大学的考核,SCI 的分数要比 EI 高不少。但不少师生对写中文更驾轻就熟,通常是先发中文,然后再想办法翻译发英文,不然就“亏了”。

但国外的编辑或审稿人根本不懂这些,只要被他们查到有证据一稿两投,麻烦就大了。

其实,很多会议论文是被 EI 甚至 SCI 收录的,无论什么文章一旦发表,版权是属于出版社的。比如,我们在发表论文做校对的时候,编辑经常会要求我们就一张图、一个表格,即使注明引用,给出了参考文献,也要申请这张图表发表的出版社的同意。

另外,我们向某个国际期刊投稿时,也会经常被问及这篇稿件的相关内容是否在某个会议上发表过,如果有,请给出详细的信息等等。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一个版权的问题。即使是会议论文,如果和期刊论文雷同太多,也是不允许的。所以现在很多国际会议只出会议摘要集,并不要求全文,就是为了不给作者增加麻烦,方便他们将来再发表期刊论文。

总之,版权是个大事情,无论是发表中文期刊还是英文期刊,都要非常小心,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http://blog.sciencenet.cn/u/SY2012)

观点

科研表述是一门学问

■贾伟

最近几年,我都试着让学生在开组会的时候,用 3 分钟汇报自己的工作,但很多学生都过不了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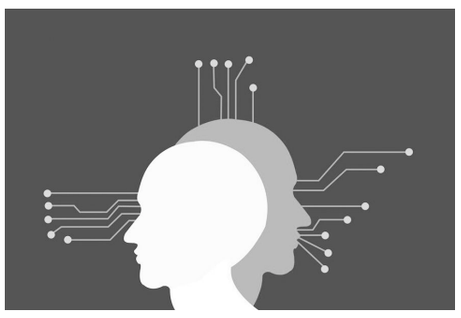
可以说,提高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述,可能是整个研究生培训的第一要务。且对很多学生来说,一入学就应该加紧培养其口头和笔头的科研表述能力,否则到毕业前再临阵磨枪就太晚了。

如何把自己的研究课题以清晰、简短的语言讲得逻辑严密、通俗易懂并且能引人入胜,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于是,我就和学生们讲电梯演讲的概念。这个概念出自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次失败经历。

该公司曾经为一家重要的客户做咨询,咨询结束时,麦肯锡的项目负责人在电梯间里遇见了对方的董事长,那个董事长问项目负责人:“你能不能说一下现在的结果呢?”由于该项目负责人没有准备,而且即使有准备,也无法在电梯里的 30 秒钟时间内把结果说清楚,最终麦肯锡失去了这一重要客户。自此,麦肯锡要求公司员工汇报要直奔主题、直奔结果,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听明白。他们认为,凡事要归纳在三条以内,人们一般记得住一二三,记不得四五六或更多的东西。

同样道理,我跟组里的学生讲,咱们得学会用不超过两三分钟的时间说清楚你是谁,做的是什么课题,其意义何在。如果你能按时说完,对方听明白了,表示你具有了做学问的基本素养。



如果你是本领域的实力派人物,无须多言,亮出名号就行,一句话几个字就让对方印象深刻。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含糊,但知名度不够,介绍起来可能要转个弯,得多用几个字。

但一些人在自我介绍时,却很乐衷于是哪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师从哪个大牛,博后在哪个诺贝尔奖实验室做的等等,但到最后,别人还是没搞清楚他是做什么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也重新思考科研表述问题。

2008 年我离开上海,第二次去美国农村“插队”,接受当地群众的再教育。一天我在上班,秘书过来告诉我,有一批当地的年长居民下午要过来参观我的实验室,学院院长也要过来参加迎接。

我心里有点诧异,一帮老太太跑我这儿来干什么?但转念一想,这应该是件大事,马虎不得。她们是谁?她们是纳税人,也就是我们做科研的衣食父母啊!这个地方建了新实验室,还不远万里从中国聘了个教授过来作研究,州里为此花了很多钱,当地纳税人过来了解一下这钱是怎么花的,应该的!

于是乎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热情洋溢地给二十多位老太太介绍了代谢研究。整个接待过程,我一直在努力地向她们表述几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我在作什么研究?为什么要作这些研究?为什么要从中国到这儿来作这些研究?

参观的人离开后,我发现自己有点“内力不支、真气溃散”的迹象。看来,要忽悠几个学界同行并不难,要把普通民众提的这几个貌似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回答清楚,还真是不容易。

那次接待后,我的内心有了点小波澜,开始怀疑科研人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开始重新考量自己的科研人生。当我面对一位位纯真质朴的纳税人介绍自己工作时,其实内心也在悄然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做的是什么?我的工作有意义吗?我喜欢这么做吗?

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你会重新构造自己的人生评价指标,你会放下很多负重,平添各种自信。另外一点要记住,我们学术上的表述也是随着人生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越是自信,表述得越清晰得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表述。

(http://blog.sciencenet.cn/u/weijia2009)

要不要放弃做图书编辑去卖保险

■范运年

曾经写过一篇吐槽文章《干一行,恨一行》,估计这是大多数人的从业状态。

不过,据我观察,有两种职业很少有人吐槽,每天都是能量满满。

一种是微商,朋友圈里做微商的朋友都非常努力,每天都上新货,给每个商品都配上让人心动的文字。对于一个爱写字的人而言,我非常知道,其实写出贴切的文字不难,难的是每天都要写出合适的文字。

一种就是保险销售。朋友圈里做保险业务朋友的头像大多是自己的工作正装照,每天发的朋友圈都是积极健康向上、生活充实、精神饱满的内容。

我从不拒绝微商,因为哪行哪业都有不靠谱的人,也有靠谱的人,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也非常认可科学合理地购买一些商业保险,这是给我们生活更为全面的保障。但因为我国保险行业的畸形发展,以及一些从业人员的素质低下,造成了大众对保险存在很大的误解。

不过,做编辑久了,突然觉得做图书编辑也许不如卖保险好。

不信,比较一下图书出版合同和保险销售合同。保险一旦卖出,投保人若是想反悔,要承担的损失可是非常大的。过了退保犹豫期,投保人想退保,能退回来的钱非常少,这也是保险业被诟病的最重要的一点,但是这一点保障了保险业的盈利和保险从业人员的收入。而图书出版合同签订后,合同对于作者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很多作者,签订出版合同后,久久拖着不交稿,最后有一些甚至都不了了之。

由于成本飙升,还有内容质量控制的压力,最近总编部要求编辑们清理手中久拖不交稿的选题。我只好一一联系作者,询问是否还有交稿的计划?稿件进度到底如何?大部分作者很配合,表示尽快交稿,也有一些作者如泥牛入海,黄鹤一去,怎么也联系不上,只好将他的选题撤选。

对于编辑而言,撤一个选题需要弥补一个选题,之前的工作等于白做,并且要把这个白做的工作弥补上来,所以编辑们都特别害怕撤稿。

我有一个编辑朋友,是另一家大型出版社的,去年就转行去卖保险了。每天看她朋友圈的状态,正能量满满,生活特别有奔头,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身边每个人,也关心陌生人的幸福。

她在我的朋友圈看到我发的状态,非常同情我,然后给我发私信,劝我转行卖保险。

并且,朋友说,其实现在高学历的保险销售员非常多,而且将来对从业人员的学历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只是外人还不了解而已。

后来我想一想,我在家全职带孩子那几年,也没想过我会做学术专著编辑,专门和科学家们打交道。我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疯跑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我要去找国家最顶级的科学家们,请他们在我这里出版一本书。

相比专门去找学者专家教授写书,卖保险岂不是更容易吗?

保险人人都需要,我不需要去找特定的人群,只需要去找能够承担得起的人就好了。并且,卖保险大部分都不是一锤子买卖,一份保险需要缴纳很多年。

相对来说,出一本书基本是一锤子买卖,一个作者基本很难每年出书,三五年能出一本就不错了,并且不能保证都在一个编辑那里出,保费每年都要缴纳,并且都是同一个业务员,卖保险的收益细水长流多了。

想到这些,晚上和孩子爸一起回家的时候,开玩笑说,要不我也转行去卖保险吧?孩子爸第一反应竟然是,你卖不了保险!我不服气,我怎么就卖不了呢?他说,你不会忽悠,你得把人说糊涂了,人家才能买保险!

看来,要消除民众对保险的误解,路还有很长啊!卖保险如果做不到把保费、保障和受益明明白白跟客户说清楚,让客户明明白白购买,那就不能让客户相信这是一种保障。

有意看来,做编辑还是简单多了。找教授们写书,可能不需要编辑说太多的话,因为教授专家们其实比编辑还懂出书的利弊,出与不出,写与不写,他们完全有自己的考量和规划。

其实,这世界上,哪有容易做的事情呢?只不过,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了解别人正在承受的压力而已。

(http://blog.sciencenet.cn/u/cathyfan)

网罗天下

浒苔的自白

■岳爱国

我们叫浒苔,绝大多数人认识我们是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之所以认识我们,是因为我们“闯大祸”了。

2008 年 6 月中旬,我们逐渐集结在黄海中部的海域,然后在海流的作用下一路向北,逐渐漂移到了青岛附近的海域。当时我们的到来惹得青岛人惊呼:青岛近海海域及沿岸遭遇了突如其来、历史罕见的浒苔自然灾害。

青岛是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帆船比赛场地。因为我们的来袭,曾一度对帆船运动员海上训练造成很大影响。为此,青岛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我们进行清理。截至 2008 年 7 月 15 日,我们一共被清理出多达 140 多万吨,这才保证了青岛奥帆比赛的正常进行。

我们的家族成员是绿藻门石莼科的一属,约有 40 种,中国约有 11 种。在中国常见的我们的兄弟姐妹种类有:缘管浒苔、扁浒苔、条浒苔。我们生长在潮间带岩石上,泥沙滩的石砾上,有时也可附生在大型海藻的藻体上。我们的植物体非常纤细,肉眼看去呈绿色细丝状,是由多细胞构成的。我们的外形与海边常见的孔石莼幼体相似,不同的是我们具有许多分枝,而孔石莼的幼苗呈条带状,在解剖镜下观察可发现,我们的藻体内带有许多气囊。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自身的繁殖发展能力并不知晓,就如同你们人类早期的先祖一样,是属于自由发展的。在公元 2008 年以前,我们虽已在地球的大海中生存了 25 亿年之久,但却从未形成灾害。之前,虽然我们也会随着海流北漂到青岛一带,但为数甚少,少到未曾引起你们人类的注意,我们的存在也就被忽略掉了。除了极少数的海洋生物专家,人类对我们知之甚少,连海边的渔民也不一定识得我们。

近十几年以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水体富营养化等原因,我们突然间呈几何数增长,发生了大规模的、被你们人类称之为“绿潮”的暴发。

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当我们的规模较小时十分不起眼,可一旦聚集起来便有“聚沙成塔”的效果,可以阻塞航道,同时破坏海洋生态系统,严重威胁沿海渔业、旅游业的发展。

2008 年以后,我们规模“侵犯”青岛等山东沿海一带已形成常态,搞得青岛等地为了对付我们,不得不成立专门针对我们的指挥部,制定《海洋大型藻类灾害应急处置工作预案》。

任何物质都是既存在着有害的一面,也存在着有利的一面。我们的身体内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氨基酸、脂肪酸、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其中铁含量在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上记载为我国食物之最,同时还含有脂肪和维生素。

在我们身体内的蛋白质中,氨基酸种类齐全,必需氨基酸含量较高,其中缘管浒苔的限制氨基酸为赖氨酸,氨基酸评分为 79;条浒苔的限制氨基酸为蛋氨酸,氨基酸评分为 80。我们身体内的脂肪酸组成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分别为 50.5%、12.7%和 36.8%,其中包括近 4%的奇数碳原子脂肪酸。

可以说,我们是高蛋白、高膳食纤维、低脂肪、低能量,且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天然理想营养食品的原料。将我们进行深加工后是可以食用的。例如,新鲜苔条晒干后可以直接食用;将我们的身体切碎磨细后,撒在糕饼点心中有一股特殊香味。在这方面,日本人对我们的利用似乎开发得更好一些。

我们还是农民饲养家禽、渔民养殖海产品的替代饲料。农民饲养家禽,我们可以成为鸡鸭的高蛋白饲料。渔民在冬季养殖海参、鲍鱼的过程中,我们又成为了这些海产品的过冬食粮。

听说人类正在加紧研究对我们的综合利用,我们是极为乐意的。例如,一些科研部门正在研究从我们的身体里提炼出食用油或工业用油。

至于当下,该如何应对我们的大规模侵袭,你们“防堵”也好,“打捞”也罢,这只是治标的手段,若要想治本,则须从我们产生的源头抓起。

有人会问了,你们浒苔怎么愿意自毁前程,反过来给人类出主意治理呀?

这其中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我们不愿意背上一个本不该背的骂名。自 2008 年以来,我们浒苔的名声是很臭的。为洗清骂名,我们愿意人类从我们发展的源头抓起,彻底遏制我们无节制、恶性膨胀发展的势头。

第二,我们不愿落得个葬身深海、投入废弃矿井的命运。这几年来,我们的无数伙伴因跑到了青岛附近海域,而被青岛人民围追堵截并被打捞。被打捞起来的同伴们或者被渔船运到深海海域,经捆扎后投入深海,永世不再见天日;而距海岸较近的同伴们,则被捆扎后运到陆地上,再被投入到废弃的矿井里,直至腐烂、变干,最终化为乌有。

第三,希望能够为人类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逐步由人类对我们十分厌恶变为乐于接受。

至于如何从源头抓起,我们浒苔的意见有以下几条。

首先要查清我们的老家是何地、何处。有人认为,我们是从深海海域发展起来的。此说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深海没有生长的根基,如何生发?前面讲过,我们是生长在潮间带岩石上,泥沙滩的石砾上,有时也可附生在大型海藻的藻体上。可以说,必须有附着物我们才好生长。

我们的出生地大约是在江苏省盐城市至连云港市狭长的海岸线上。这一带的渔民有养殖紫菜等海产品的习惯。每年 4 月底,紫菜的采收期告一段落(紫菜的采收期为每年的 11 月底至来年的 4 月底),用于养殖紫菜的木架子及网帘便闲置下来了,我们便乘虚而上,将这些木架子及网帘占为己有,作为我们的安身之处。由于这一带的渔民在养殖海产品的过程中向水中喷施了尿素等营养物质,我们就此沾了光,导致营养过剩,因此蓬勃生长。这就是我们近些年来之所以形成为“绿潮”的基本原因。

在江苏,紫菜采收季之后,政府部门有专门的要求且拨专款,令当地渔民控制我们幼体的生长。这样做看似多花了一笔钱,但若不如此,当我们泛滥生长并到达青岛一带的海域后,用于打捞我们的费用也是不菲的。孰轻孰重,国家相关部门应予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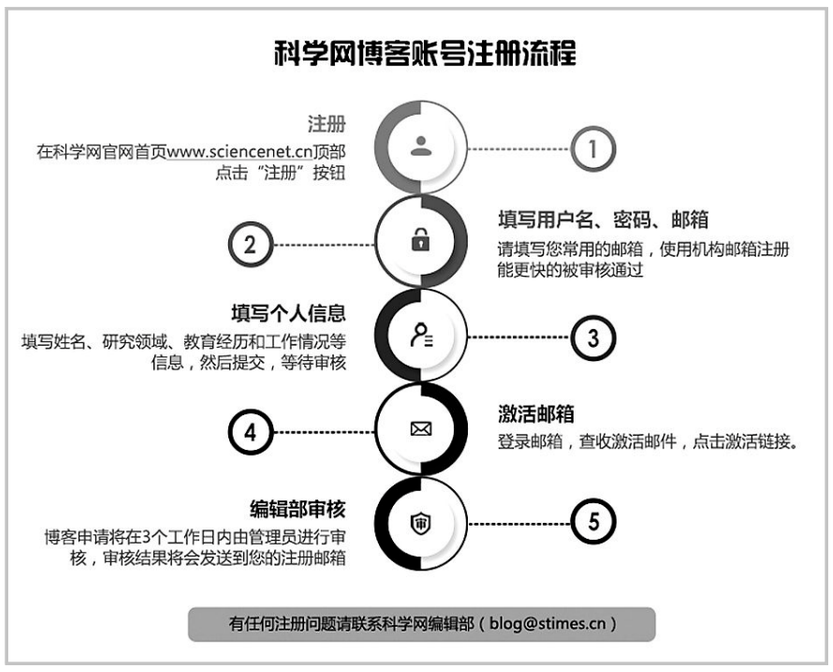
其次是利用先进的卫星遥感技术,密切关注我们的发展走势。中国的卫星遥感技术已是十分发达,对我们的产生情况、生长态势、发展走向等进行监督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中国有关部门已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但投入力度似乎不够大。我们分析,还是对我们所产生的危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为此,应从国家的层面出发,要像观测台风等自然灾害一样,监测我们的发展走势,一旦有形成灾害的趋势,应即刻由国家采取必要措施,抑制甚至彻底阻断我们的发展走势,避免对青岛等地形成灾难性威胁。

这就是浒苔的自我表白。我们的表白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我们并不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发言的,希望人类能够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

(http://blog.sciencenet.cn/u/yag195544)



(本版主持:温新红)